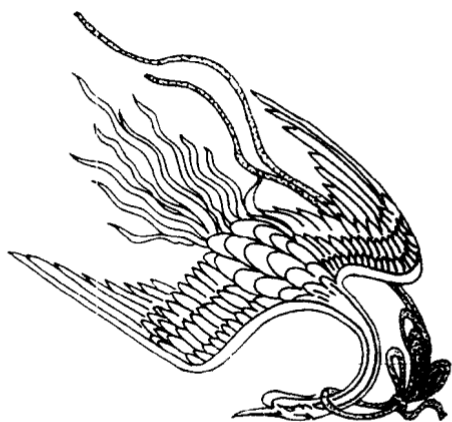


董志翹 著



『觀世音應驗記三種』
譯注

江蘇古籍出版社



A1020920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觀世音應驗記三種》譯注/董志翹著.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2. 1

(隨園薪積叢書)

ISBN 7-80643-575-1

I. 觀... II. 董... III. ①筆記小說—中國—南朝時代②觀音—研究資料 IV. ①I242.1②B949.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1)第 088427 號

《觀世音應驗記三種》譯注

著 者 董志翹

責任編輯 馮保善

出版發行 江蘇古籍出版社

發行部電話 025-3223462

社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郵編:210009

經 銷 江蘇省新華書店

照 排 南京理工排版校對公司

印 刷 者 淮陰新華印刷廠

開 本 大 32

印 張 10

字 數 231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7-80643-575-1/I·143

定 價 20.00 圓

(江蘇古籍版圖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



《觀世音應驗記三種》的重新發現及研究

——代前言

金人飛空，白馬馱經。

佛教自漢末傳入中國以後，隨即得到了迅速的傳播。多災多難、戰亂不息的社會，為佛教的傳播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佛教的諸行無常、人世苦痛、因果報應、三世輪回及彼岸說，正契合了當時彷徨無望的中、上層人士和走投無路的平民百姓的悲觀怨世情緒，並為他們展示了一條求得精神上暫時解脫的道路，這就是佛教得以迅速、廣泛傳布的根本原因。到了兩晉南北朝時期，大小乘的重要經典已大量譯出，高僧學者談論佛理之書也層出不窮。佛教經典的譯出，固然對佛教的普及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對於廣大中、下層信徒來說，與這些深奧的佛典相比，那些講述佛與菩薩神力應驗、人生因果輪回報應的生動故事，以及那些觸處可見的佛教繪畫、塑像等通俗宣傳品對他們的影響一定要大得多。

魯迅先生稱這類流行於六朝講述神力應驗、因果報應之書為“釋氏輔教之書”。他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釋氏輔教之書，《隋志》著錄九家，在子部及史部，今惟顏之推《冤魂志》存，引經史以證報應，已開混合儒釋之端矣，而餘則俱佚。遺文之可考見者，有宋劉義慶《宣驗記》、齊王琰《冥祥記》、隋顏之推《集靈記》、侯白《旌異記》四種，大抵記經像之顯效，明應驗之實有，以

震聳世俗，使生敬信之心。”⁽¹⁾

《隋書·經籍志》所著錄的九種“釋氏輔教之書”中，有“《應驗記》一卷，宋光祿大夫傅亮撰”。可能是因為亡佚太早，魯迅先生在“遺文之可考見者”中都未曾提到。然而這部劉宋時期傅亮所撰《應驗記》，却正是後來佚而復得的《觀世音應驗記三種》之一。

觀世音菩薩(舊譯“光世音”)，和釋迦牟尼、阿彌陀佛、地藏菩薩一樣，歷來是人們最為熟悉，仰仗最多的佛菩薩。觀世音的名號，隨着後漢支曜所譯的《成具光明定意經》首先出現在中土，而西晉竺法護所譯的《正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中觀世音菩薩普度衆生，幫助世人解脫現世生活中的種種災禍和苦難，實現現世生活中的種種祈求和願望的說教，引起了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中土百姓的深切關注，也導致了民間觀世音信仰的迅速興起。嗣後鳩摩羅什《妙法蓮華經》譯出不久，其中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便單獨別行，被稱之為《觀世音經》或《觀音經》，與此同時，各種宣揚觀世音靈驗的故事集也應運而生。正是從這些言之鑿鑿的應驗故事中，經常陷入性命的危機，在現實生活中進退維谷的人們似乎看到了一絲希望和曙光，於是他們更加虔誠地呼喚觀世音的名號，更加至到地念誦觀世音經文、供養觀世音金像，以此為解脫生死，求福免災的易行法門。就目前所知，最早將觀世音應驗故事編纂成書者乃東晉謝敷《光世音應驗記》，後來，他把自己所錄的十多則應驗故事贈給同信好友傅瑗，不幸的是，東晉末年發生在東南沿海地區的孫恩之亂，使藏在會稽傅家的此書散失殆盡。到了劉宋時期，傅瑗之子傅亮根據記憶追寫了其中七則，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光世音應驗記》；後來張演看到傅亮之作，又撰集自己所聞十則，續於傅書之後，是為《續光世音應驗記》；到了蕭齊時代，張演的堂外孫陸杲又根據當時

的書籍、傳聞，輯錄觀世音應驗故事六十九則，繫於傅、張兩書之後，是為《繫觀世音應驗記》。這三種書，計輯觀世音應驗故事八十六則，我們將它總稱為《觀世音應驗記三種》。當然，觀世音應驗故事的收集與傳播，代有人在。就六朝而言，除以上言及者，《隋書·經籍志》中尚載有劉宋王延秀撰《感應傳》八卷，雖已亡佚，但據說也是專門收集觀世音應驗故事者。

關於《觀世音應驗記三種》，除《隋書·經籍志》對傅亮之書有著錄外，隋天台智顛大師的《觀音義疏》卷上也有“晉謝敷作《觀世音應驗傳》，齊陸杲又續之”的記載，並十數次引到《應驗傳》中的故事。唐代唐臨《冥報記序》中亦有“昔晉高士謝敷，宋尚書令傅亮，太子中舍人張演、齊司徒從事中郎有陸果（杲），或一時令望，或當代名家，並錄《觀世音應驗記》”的記載。《舊唐書·經籍志上》“雜傳”亦著錄有“《繫應驗記》一卷，陸果（杲）撰”。此外，唐代慧祥所撰《法華傳記》中，還多處引及《觀世音應驗記》中的故事。不過，自唐代以後這三種應驗記似乎在我國就已亡佚，千餘年來，再也未見有所著錄、引及。前些年國內的一些文獻學家也已斷言為佚書，如程毅中《古小說簡目》就說：“繫應驗記，佚。齊，陸果（杲）撰。”⁽²⁾

令人驚訝的是，東瀛鄰國日本早在五十八年前就已重新發現了這三種《應驗記》的古抄本，昭和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三年）四月，澀谷亮泰在《昭和現存天台書籍綜合目錄》中就著錄了：“《觀世音應驗記》一軸，南北朝寫，《吉水藏》——二四。”吉水藏，是京都府東山區栗田口的天台宗佛教寺院——青蓮院的經藏名。日本歷史上的“南北朝”相當於公元一三三六——公元一三九二年。後來以京都府文化財保護課課長赤松俊秀博士為首的調查組在調查京都府屬重要寺社重要文物時也調查過這一古抄本，根據調查記錄，這一抄本的狀況如下：

紙數 表紙濃褐紙一葉，縱九寸一分，橫八寸。本紙白紙，墨界綫，二十二行，一紙縱九寸一分，橫幅一尺五寸八分，四十葉，全長六十三尺一寸。

調查組推定該抄本的書寫年代為“鎌倉時代中期”，日本的鎌倉時代，大致相當於公元一一九二——公元一三三三年，這樣就比澀谷亮泰著錄時推測的年代略有提前（後來的研究者又將抄寫時代推前至平安時代後期）。

另外，抄本卷首有“觀世音應驗記（複）”的題記。據此可知，此抄本是一個正本的複抄本，而正本面貌如何，傳到日本後已經過幾度傳抄，現已不得其詳。該抄本除傅亮《光世音應驗記》、張演《續光世音應驗記》、陸杲《繫觀世音應驗記》而外，最後還附有初唐時期有關百濟國的兩條應驗故事，從這一情況來看，此書可能是唐代流入日本的。根據日本學者的研究推測，京都東山青蓮院是日本天台宗的門蹟寺院，在日本的宗教史、文化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而日本的天台宗承繼的是中國隋代天台智顛的法統，因而特別重視《法華經》，故在青蓮院藏有《觀世音應驗記》的古抄本也是順理成章的。從這一複抄本來看，有不少錯訛字是在抄寫者不明文意的情况下所造成，故可以推測傳抄過程中，其中有的抄寫者大概是不諳漢語的。

這一複抄本發現以後，引起了日本學界的重視。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京都大學教授牧田諦亮先生得到青蓮院的許可，率先將《觀世音應驗記》三種拍成了照片（後捐藏於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圖書室）。一九五四年，日本著名佛教學家，時任京都國立博物館館長塚本善隆博士刊布了傅亮《光世音應驗記》的原文並發表了研究成果——《古逸六朝觀世音應驗記の出現——

晉謝敷、宋傅亮の〈光世音應驗記〉》⁽³⁾。一九五五年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也將此書拍成了照片。此後，牧田諦亮先生一直在進行着這方面的工作，他在日本聖德太子研究會的會刊——《聖德太子研究》第三號（一九六七年）上，在塚本善隆主編的《中國佛教通史》中都曾發表過對《觀世音應驗記》的校注，但由於篇幅的限制，刊出的僅是一種略注而已。一九七〇年，牧田諦亮所著《六朝古逸觀世音應驗記の研究》⁽⁴⁾的出版代表了這一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牧田先生的著作分為三個部分：第一、觀世音應驗記研究；第二、觀世音三昧經研究；第三、高王觀世音經的成立。而第一部分“觀世音應驗記研究”又分：（一）觀世音應驗記解說；（二）觀世音應驗記本文；（三）觀世音應驗記校記；（四）觀世音應驗記注記。可以說，這是自三種觀世音應驗記發現以來，對該書最為深入全面的整理、研究。除了文本的解說、校勘、注釋而外，此書也受到日本宗教史、文學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小南一郎教授曾於一九八二年發表《六朝隋唐小說史的發展與佛教信仰》⁽⁵⁾一文，充分肯定了《觀世音應驗記》在中國小說史上的地位。

《觀世音應驗記》三種從重新發現到展開研究，在日本已經經過了半個多世紀。但是由於眾所周知的種種原因，我們國內却一直未得到這方面的信息，這實在是一件非常令人扼腕嘆息的事情。

一九九二年，我到日本京都花園大學任教，有幸得到了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根據青蓮院抄本攝影的《觀世音應驗記》（三種）的復印本，後來又得到了金剛寺藏《佚名諸菩薩感應抄》⁽⁶⁾“觀音菩薩”部分的復印件，課務之餘，逐一披覽，其中豐富的六朝口語引起了從事中古漢語研究的我的濃厚興趣。也正在這時，日本

著名漢學家，已八十三歲高齡的入矢義高先生在他家中舉辦了《觀世音應驗記》的研究班，得到入矢先生的應允，我也參加了數次研究班的活動（因課務時間衝突，未能全部參加，加之這一研究班每月一次，間隔時間較長，故直到我一九九四年回國，研究班尚未結束），從而進一步得到了牧田諦亮先生所著《六朝古逸觀世音應驗記の研究》的復印件以及一系列參考資料。在研讀抄本及研究資料的過程中，本人覺得，日本學者以前的工作主要在佛教史、文學史的角度用力甚勤，而在版本校勘、語言研究方面雖然也已做了很多工作，但還有值得進一步探討的餘地，於是發心進行較為深入的校點、譯注，然後將這一寶貴的資料介紹給國內的讀者及研究者，並於在日期間，寫出了部分初稿。一九九四年回國後不久，就見到了南開大學孫昌武先生點校的《觀世音應驗記三種》⁽⁷⁾問世，這確實使我有一種空谷足音之感，因為孫先生率先將本土失傳了千餘年的這一珍貴資料帶了回來，而且校點本在文字的校勘及斷句標點方面，比之牧田先生有了很大的改進。本來我這一工作已由孫先生完成，完全可以停頓下來，將精力放到其他方面，但讀畢孫先生的校點本，還是覺得有一絲遺憾：

其一、由於孫先生撰稿時尚未能利用金剛寺藏《佚名諸菩薩感應抄》“觀世音菩薩”部分進行校勘（孫先生定稿時已從日本學者後藤昭雄的論文中得知這一信息，但只是間接利用了該論文中引錄的四條訂補原校），因此造成一些失誤。並遺留下不少未能解決的問題。日本大阪府天野山金剛寺所藏《佚名諸菩薩感應抄》，是一部從佛教經典中抄出的流傳於中國和日本的漢文菩薩感應故事集。全書分四部分：一、菩薩名義；二、文殊感應；三、普賢感應；四、觀音感應。這一抄本抄寫的時代，據考大致是平安時代後期（日本的平安時代，相當於公元八世紀至十二世紀）。

而其中“觀世音菩薩”部分有不少內容直接抄自傳世的《觀世音應驗記》，雖然目前還無法證明它與青蓮院抄本《觀世音應驗記》的淵源關係，但共四十二條中有三十五條與青蓮院本《觀世音應驗記》相應。因為青蓮院抄本《觀世音應驗記》如今已成海內孤本，所以，與它抄寫時代大致相仿的金剛寺藏《佚名諸菩薩感應抄》“觀音菩薩”部分就更顯示出它重要的校勘價值。

其二、孫先生是我所敬仰的著名中國文學史專家，在佛教與中國文學研究方面成績卓著，但似乎在文字、訓詁等方面還措意不多。這樣，將校點本作為漢語史研究的語料來利用時，尚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對一些中古的俗語詞、中古口語語法的理解，對寫本的一些俗字的識讀，對文章的斷句標點等方面還有可商之處。縱觀整個校點本，類似的問題約有二百多處，本人曾選取七十七條，撰成“《觀世音應驗記三種》校點舉誤”(上)、(下)，分別發表於《古籍整理研究學刊》一九九六年第五期、一九九七年第二期。有鑒於此，筆者感到仍有必要將全面整理此書的工作繼續進行下去。

至於《觀世音應驗記三種》在宗教史、文學史及文獻學研究方面的價值，目前已有不少學者論及。日本京都大學小南一郎教授曾撰文詳細論述該書的重新發現在宗教史研究上的意義。他在評價謝敷、傅亮編的《光世音應驗記》時指出：“那個時代，在以東晉王朝的首都建康為中心的地區，士人們玩弄着所謂‘格義佛教’的高級哲學議論；或者在宮廷裏，像皇族當權者司馬道子一樣沉溺於淫祠似的低級佛教。但是在離開首都遠一些的會稽郡地區，士人們正在醞釀着新的內容的佛教信仰。這種信仰注重心情的純粹性。也許可以說，以這種內容為特點的佛教纔與信仰一詞相稱。謝敷所撰、傅亮再編的這本《光世音應驗記》，就

是反映這種佛教思想史上的新動態的作品。”他在評價陸杲的《繫觀世音應驗記》時又說：“相對於此，陸杲的信仰是注重於家常生活中的個人行為和心情的，換言之，是作為一種生活規範的佛教。這種佛教，跟中國從古以來的儒教等規範沒有尖銳對立，莫如說兩者已融成一體並從背面支持着當時的士人們的生活，賦予人們的生活以意義。”最後他還指出：“總而言之，傅亮、張演、陸杲等士人們把觀世音應驗故事繼承、記錄下來，不是以追求有趣的情節為目的。收集、記錄這種故事本身就是由他們的信仰心情發動的一種宗教性行為。”⁽⁸⁾

孫昌武先生認為這些應驗故事的徵實與幻想相結合的構思方法，旨在通俗解釋，便於廣泛流傳的文體特徵，新鮮生動而不求華飾的口頭語言，富有波瀾及矛盾轉折的故事情節等，都“對以後的小說有着特殊的影響”，并可證明“中國小說的發展無論從歷史淵源、寫作方法以及流傳上，與佛教是有密切關係的”⁽⁹⁾。

卞孝萱先生從文獻學的角度也給了該書極高的評價，他說：“資料工作為研究工作準備糧草，功德無量。新發現的文物考古資料是這樣，新發現的文獻資料也是這樣。……這三種觀世音應驗故事集，在中國早已散佚失傳，而在東鄰日本却完整地保存了下來，……這是十分珍貴的六朝小說與佛教文獻，對研究社會史、漢語史、民俗史等，亦各有其重要價值。”⁽¹⁰⁾

在以上方面，國內外時賢論述備矣，故不贅言。下面筆者不揣淺陋，想簡略談一下此書在漢語史研究方面的價值。

中古漢語研究（一般指從後漢到隋代）近十多年來取得了較大的成就，但也面臨着一個嚴峻的局面。由於文言勢力的強大，加之歷來人們對一些俗語言文獻的輕視，使得傳世的比較切近當時實際語言的中古語料並不太多，因此漢語史研究者開始注意利用後漢以來的漢譯佛典。不過漢譯佛典往往宗教色彩太

強、宗教術語太多，且呈現的是一種混合語體的狀態。它或多或少會受到原典語言（包括詞匯、語法結構、語音）的影響。因此，像《觀世音應驗記》這類六朝中土人收集撰寫的，又廣泛流傳於民間，帶有極濃厚口語色彩的應驗故事集，對於中古漢語研究就彌足珍貴。

一、該書中含有極其豐富的中古漢語詞語

方一新先生最近曾撰文，對該書中的“踰”、“稱”、“至到”、“人騎”、“擬”、“倚”六個富有六朝特色的詞語作了考釋研究⁽¹⁾（除對其中“踰”的考釋筆者有不同意見外，其他五例都甚為精到，詳下）。類似的詞語還有不少。比如：

（一）漲

①依暮，將一手力載柱渡湖。半漲，便遭狂風，船重欲覆。《《繫》八）孫昌武校：“‘漲’疑當為‘渡’。”

②樂苟亦事佛，嘗作富平令。先征虜，終小失利。舫被火燒，賊又見逼。正在江漲，風浪大起。苟自分必死，猶念觀世音。《《繫》四五）《法苑珠林》卷一七作“正在江中”。

以上兩例抄本及金剛寺本均作“漲”，據上下文看，例①中“半”作動詞，“漲”當是名詞，指“大的水泊、水流”之類。所謂“半漲”即“渡湖一半”，也就是“到達湖中心”。這是一個動賓結構，此類用法，六朝時常見。如《三國志·吳書·嬪妃傳》裴注引《搜神記》曰：“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上著青錦束頭，紫白裳，丹縹絲履，從石子岡上，半岡，而以手抑膝長太息，小住須臾，進一冢上便住，徘徊良久，奄然不見。”所謂“半岡”即“爬了山岡的一半”，亦即“登上半山岡”。《宋書·符瑞志》：“大明七年十一月，車駕南巡，肆水師於梁山，中江，白雀二集華蓋。”所謂“中江”即“到達江心”之義。例②中“正在江漲”之“漲”也應是名詞，亦指“大的

水泊、水流”之類。所謂“正在江漲”也就是“王處在江的深水處”。查韻書“漲”有兩音兩義，《廣韻》去聲四十一“漾”韻：“漲，大水。又陟良切。”《集韻》上聲三十六“養”韻：“漲、漲，大水也。或從張。”此當為名詞義。《廣韻》下平聲十“陽”韻：“漲，水大貌，又音帳。”此當為形容詞義。然目前辭書，均無“大水也”一義項及用例。《繫觀世音應驗記》中兩例或可補此缺憾。又浙江寧波大學的校址為“浙江省寧波市寧鎮路半路漲”，在寧波大學的附近還有一地名曰“橫漲”，也許這兩個地名中的“漲”也當為名詞義。

(二)方便

①便各以頭叩石，同伴歸念。須臾，漸覺光明，遂日出照地，眼見荆棘，方便得下。事畢奄失向日，大暗如初。（《繫》五九）此例中“方便得下”即“纔得以下去”。方便：方始，方纔。“方”和“便”都有“纔”義，此“方便”是同義連用。這一用法一直未有人言及，其實後代還有用例：

②吾生時未有佛法，地下見責功德，吾但以放生矜恤羸孤應之，以福薄，受罪未了。受此一餐，更四十年，方便得食。”（《太平廣記》卷三二八“沙門英禪師”，出《兩京記》）“更四十年，方便得食”即“再要經過四十年，纔能吃到食物”。“方”作為副詞往往表示後面的動作行為歷時之長，有“方纔”、“方始”義，中古常見。劉淇《助字辨略》卷二：“方，始也；纔也。”《拾遺記》卷一：“神母游其上，有青虹繞神州，久而方滅。”而“便”作為副詞，一般是表示前後兩件事情緊接着發生，相當於“即”、“就”。但在口語中，也可表示歷時之久的“方始”、“方纔”義。

③遲明，各出房觀禮，衆僧相共禮謁。寺家設供，三日便休。（《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一，開成四年十二月廿九日）

④五更之後，龍相鬥鳴，冰雨交下，電光紛耀，數尅不息，到

曉便止。(同上,九月十二日)

⑤隋時有書生,姓苟氏,善王書而不顯迹,人莫能知之。嘗於村東空中四面書《金剛般若經》,數日便了。((《太平廣記》卷一〇二“新繁縣書生”,出《三寶感通記》)

(三)於

①既被錄付獄,便至心誦《觀世音經》。得十餘日,款白晝見觀世音,問李:“何以不去?”具答:“不能得。”又曰:“但起。”而鎖即已脫地。於徑直歸家。獄官及守防人都自不覺。虜後知之,遣問那歸得?具答如此。亦不復更錄。((《繫》二十)

②宣曰:“卿但如我至念,自應降神。若得解脫,當各出十萬錢,與上明西寺作福事也。”言此後,於興厲心,經得少何,事遂並散。((《繫》二四)

③事畢,欲別去。此人止曰:“常有一老翁餉我食,子可少待。”而久久不來,於別而去。((《補遺》)

以上三例中“於徑直歸家”、“於興厲心”、“於別而去”之“於”字下,孫昌武先生均補一“是”字,認為是“於是”之誤脫。其實不必補,“於”本可表“於是”義。清劉淇《助字辨略》卷一云:“訓‘於’爲‘於是’者,以‘於’爲省文也。”例舉《尚書·堯典》及《漢書·成帝紀》。這種省文現象,以前一般就停留在以上的幾個例子,故被認為是上古的語言現象。而《觀世音應驗記》中三例,前兩例出自南朝齊陸杲手下,後一例出自補遺中的唐人于筆,這說明“於”表“於是”義,自上古一直延用到中古、近代。這一發現,對於我們整理、閱讀後代的文獻頗有啓示。如:敦煌寫本書儀:“舅母亡,外生吊:……入屋靈前立哭五、六聲。拜靈訖,退戶西頭,面向北跪,哭廿餘聲。於捉內兄弟手出。”(斯 1725 號),周一良先生《敦煌寫本書儀中所見的唐代婚喪禮俗》⁽¹²⁾一文引用上段文字時,最後一句作“於(?)捉內兄弟手出”,認為“於”義未

詳或“於”後脫一字。其實原寫本不誤，“於”即表“於是”義。

(四)是

①既得解脫，即便走。明日來，不見之，是知神力所助。即白虜主，明諸僧不反，遂得一時放散。（《繫》二六）

此“是”非指示代詞，而是連詞，連接因果關係，相當於“因此”、“所以”、“故”，“是知神力所助”即“因此知道得到了神佛之力的救助”。其實也和上文所論的“於”為“於是”之省一樣，也可以把“是”看成“以是”、“是以”的省文。對此，筆者曾撰文言及。但能找到的例證，有少數屬先秦。如《逸周書·常訓》：“夫禮非尅不承，非樂不竟，民是乏生。”而較多的是出於近代：

②以是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凶行。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識之。（唐元稹《鶯鶯傳》）

③崔嘗作俠士詩……由是往往傳於人口，曰：“崔、張真俠士也。”是此人多設酒饌待之。（《太平廣記》卷二三八“張祜”條，出《桂苑叢談》）

④生恐懼謝過，告吏曰：“某乙平生受朱仁忠恩，知其人性不食醬，是敢竊食薄驗之，恕其罪。”（卷一五八“許生”條，出《玉堂閑話》）

多年來苦於一直未能找到中古的用例，而《觀世音應驗記》中的例證，正好彌補了這一缺失。

另如：此書中“透”、“擲”表“跳”義；“狼狽”表“匆促、慌忙”義；“催”表“趕快”義；“政（正）”表“即使”、“祇”義；“仍”表“乃”義；“周旋”表“交往、友人”義，都具有明顯的中古色彩。還有副詞詞綴“自”、“復”的廣泛使用，如：本自、便自、都自、忽自、竟自、極自、了自、特自；不復、無復、已復、設復、加復、政復、還復等等，

也體現出中古的構詞特色。

因爲此書爲新發現的中古漢語材料，因此其中有不少詞語及詞義爲歷來大型語文辭書所失收，方一新先生的文章中，已提及“灌救”、“旱燥”、“激高”、“鎖械”、“割剔”、“逸脫”、“緬慨”、“記拾”、“崇立”、“寐眠”、“奮動”、“福施”、“加手”、“依窺”、“免出”等一批詞爲《漢語大詞典》所未收。如果作全面的調查，《漢語大詞典》未收之詞語及詞義還遠不止此，比如“憐佑”、“警徽”、“還還”、“門訓”、“縣闕”、“別齋”、“施置”、“設福”、“憂懼”、“越走”、“滄信”、“滄識”、“泛海”、“鎮主”、“庫吏”、“論詳”、“傾至”、“非死”、“怖急”、“愧然”、“銳心”、“少何”及“橫急（‘暴躁、急躁’義）”、“平生（‘一點兒’義）”、“附身（‘隨身’義）”、“造內（‘內心修養’義）”等等，更有不少的詞語及詞義，《漢語大詞典》的始見例時代大大滯後於本書。如：

〔主人母〕對主人之妻的尊稱。“主人母忽見一鬼，持赤索，欲縛之。”（《續》六）《詞典》第一冊，頁六九四 引唐張文成《遊仙窟》。

〔轉經〕唱誦佛經。“乃便請沙門轉經。”（《續》六）“欲轉經萬遍，以得兒反。”（《繫》六二）《詞典》第九冊，頁一三二四 引唐王建詩。

〔金杵〕佛教傳說中的降魔兵器。“手提金杵以擬鬼。”（《續》六）《詞典》第十一冊，頁一一五一 引唐李嶠《洛州昭覺寺什迦摩尼金銅瑞像碑》。

〔阿練〕對佛教徒的呢稱。“有一阿練莫知所從。”（《繫》三一）《詞典》第十一冊，頁九三八 引《隋書》。

〔福事〕祭祀齋戒等求福的事。“當出十萬錢，與上西明寺作福事也。”（《繫》二四）《詞典》第七冊，頁九四三 引《明史》。

〔寬〕寬松，松弛。“寺主怖急，一心念觀世音。夜半即覺覺

寬。”(《繫》二六)“諸囚夜忽覺枷鎖自寬。”(《繫》三一)“鎖械自寬，隨意得脫。”(《繫》三七)《詞典》第三冊，頁一五九七 引宋柳永詞。

〔部送〕指押送囚犯、官物、畜產等。“行從一市郭過，部送吏共飲酒，因爾醉卧。”(《繫》三一)《詞典》第十冊，頁六五二 引《唐律》。

〔係念〕牽掛、挂念。“遂一心係念。”(《繫》三二)《詞典》第一冊，頁一四一二 引現漢例。

〔悚惕〕敬畏。“苟即悚惕，起誠念。”(《繫》一五)《詞典》第七冊，頁五三八 引清蒲松齡《聊齋志異》。

〔非意〕猶言出乎意外。“關中有一人，本信佛法，非意遭事。”(《繫》三十)“得四、五日，遂非意放散。”(《繫》四十)《詞典》第十一冊，頁七八三 引唐陳玄佑《離魂記》。

〔等伴〕同伴。“閉置柵裏，以擇食等伴肥者。”(《繫》四六)《詞典》第八冊，頁一一三八 引明韓邦靖《長安宮女行》例。

〔齋會〕禪寺在特定日期的集會。“家本事佛，恒隨逐齋會。”(《繫》二十)《詞典》第十二冊，頁一四四一 引唐段成式《西陽雜俎》例。

〔僧統〕僧官名。“今郢州僧統釋僧顯，爾時親受其請。”(《繫》三八)《詞典》第一冊，頁一六八五 引宋贊寧《大宋僧史略》。

〔配役〕發配罪人從事苦役。“既各有配役，以僧朗數人付帳下。”(《繫》五九)《詞典》第九冊，頁一三九一 引《元典章》。

〔下脚〕把脚踩下去。“爾夜崖下大暗，純是刺棘，不得下脚。”(《繫》五九)《詞典》第一冊，頁三二三 引現代例。

〔無苦〕不要擔心受怕，沒關係。“道人曰：‘無苦，但捉我袈裟角。’”(《繫》六二)《詞典》第七冊，頁一一五 引宋吳淑《江淮

異人錄》。

〔捉〕指提取犯人。“姚氏伴悉得走，唯捉得姚氏還，依法。”（《繫》四八）《詞典》第六冊，頁七四一 引《二刻拍案驚奇》。

〔耗散〕損滅散失；消散。“器物耗散，罪當至死。”（《繫》三六）《詞典》第八冊，頁五九四 引《新唐書》。

〔身意〕指身與心。“誦《觀世音經》，得三百遍，覺身意自好。”（《繫》三七）《詞典》第十冊，頁七〇五 引唐元結《思太古》詩。

綜上所述，此書不僅有助於中古漢語詞匯研究，而且也將有助於大型語文性辭書的修訂、編纂。

二、該抄本有不少俗字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因為該書傳入日本的原本當為唐寫本，與其他寫本一樣，其中夾雜着不少那個時代的俗字。這些俗字也從一個側面向我們展示了當時漢字的使用情況。另外，我們也祇有通過研究，了解並能正確識讀這些俗字，纔能真正理解全書的內容。

（一）踰 一踰一踰

孫昌武先生所校《觀世音應驗記三種》中含“踰”字的句子有以下四例：

①道炯亦俱在冰上，進退必死。本既精進，因念觀世音。於是覺脚下如踰柱物，得以不陷。（《繫》六，孫書頁二三）

②向大半河遭敗，去岸殊遠，一沉一浮，飲水垂死。忽然覺脚得踰地，便已在岸上。（《繫》九，孫書頁二五）

③超達知行不免，因伏住草中，騎來踰草，並歷邊不見。（《繫》二五，孫書頁三七）

④須臾，見一人倚在江中央，水裁至腰。苟知是神人，即投水就之。體自不沒，脚如踰地。（《繫》四五，孫書頁四七）